



人生如夢

马金萍 著



热读频道

人生江湖

■ 马金萍◎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江湖/马金萍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5

ISBN 7-106-01983-6

I.人… II.马…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5764号

责任编辑:刘仰宁

封面设计:千里文化

责任印制:刘继海

人在江湖

马金萍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7-106-01983-6/I·0407

定 价 19.80元

目 录

黑 道 / 1

——一个黑道老大的日记

线 人 / 189

——一个黑道卧底者的自述

黑道



一个黑道老大的日记

1999年春末的一天傍晚，我正无所事事地在家看电视，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当时我还以为是我居住的小区负责物业管理的房管员来收取什么费用呢，于是，我一边问“谁呀？”一边急急忙忙去开门。我刚把门开开，就看见有两个警察站在我家的门口，我有些奇怪，就问道：“你们找谁呀？”

一个高个儿警察看了我一眼，说：“你叫马金萍对吧？”

我急忙点头说：“对对，一点不错，我是马金萍，马金萍就是我，有啥事儿咋的？”

高个儿警察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们想找你核实点事儿，能跟我们走一趟吗？”

“核实点事儿？还得跟你们走一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问道：“核实什么事儿啊？”

那高个儿警察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快穿衣服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留了一个心眼，害怕他们是骗子。于是我就嬉皮笑脸地故意假装开着玩笑说：“我跟你们走？万一你们要是假警察把我害了呢？”

那矮个儿的胖警察就有些不耐烦地掏出工作证递给我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证件，你仔细看看。”

我接过他的工作证，仔细看了两眼，也没看出什么破绽，就把工作证又还给他，仍然半真半假地说：“这玩意儿能证明什么呢？现在制造假证件的有的是，你就说你们找我核实什么事儿吧？”

高个儿警察也不耐烦了，就说：“你认识韩冷吧？”

“韩冷？”我有些懵懂。

“外号叫韩老六，原先是油田汽车队的司机，后来自己在环城路那儿开汽车配件商店，你好好想想你认识他不？”那高个儿警察说。

经他这么一提醒，那早已在我的记忆深处消失了的韩老六的形象忽然一下子就在我的眼前活动起来：敦敦实实不高不矮的个子，酱块子般的大脑袋，黝黑的四方脸盘，蒜头鼻子，厚嘴唇，一头茂茂实实的板寸头发。不怎么爱说话，眼睛总好像有点斜愣似的。他是我的战友周方义给介绍来的，周方义转业之后被分到油田汽车队当司机，他曾跟这个外号叫韩老六的韩冷在一个班组开过车。但这都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儿了。警察今儿个怎么想起找我来了解他来了呢？再说，我跟他也并不怎么熟悉啊。于是，我对那高个儿警察说：“这个韩老六我认识倒是认识，但并不怎么太熟悉，你们找我了解他啥事儿啊？”

“到我们那儿你就知道了。穿上衣服快跟我们走吧。”高个儿警察点燃了一支烟说。

我知道人家警察是在执行公务，我不能妨碍人家的公事儿，我必须得积极配合。所以我就急忙穿好了衣服，临出门前，我对我的媳妇说：“我跟警察出去执行点公事儿，俩小时后我要是不回来，你赶紧拨打110报警，就说我被假警察给骗走了。”

那俩警察听我这么一说，就都笑了，高个儿警察说：“真不愧为是作家，心真细呀。还怕我们把你骗走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我们骗你干啥呀？”

我也笑着说：“我怕你们拿我当人质跟当局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条件，那你们可就把我坑了！”

那俩警察就笑着说：“你也太把你自个当回事儿了吧？是不是写小说写得把神经都给写乱了？”

俩警察是开着车来的，我一看是警车心里便就有底儿了，这指定不是假警察了，假警察肯定弄不来这么专业的警车啊！于是我放心大胆地上了这辆白色蓝道的警车，矮个儿警察开车，一路风驰电掣把我都给跑糊涂了。大约过了有二十多分钟的样子，警车在一幢壁垒森严的大铁门前停下了。我一看，是铁北监狱。就

笑着对那两个警察说：“你们咋把我给整到这个地方来了呢？”那高个儿警察就说：“别害怕，你不没犯啥法嘛，没犯法你就不用心惊肉跳。”说着话，我就跟那两个警察走进了拘留所的大门。

我跟着那两个警察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显得有些寒酸，办公设备也比较简陋，两个警察给我让了座儿，高个儿警察又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才分别落座言归正传。

那高个儿警察拿出一本厚厚的卷宗说：“1996年夏天，韩冷在你那儿买过一辆旧摩托，有这事儿吧？”

我说：“有。”

“你那摩托是从哪儿来的？”高个儿警察又接着问道。

“买的呀。我当时卖摩托，就已经把发票给了韩老六了啊。怎么，韩老六犯事儿了？还是这摩托出什么说道了？”我有些急歪歪地说。

高个儿警察就说：“你不知道韩老六是有名的黑道老大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是我战友的朋友，有一年——好像是1996年吧，我要把我的那辆破嘉陵摩托处理掉，我战友就把他领来了，当时我记得我要价是一千元，他只给我六百块钱，我不想卖，我战友就说，你卖给他吧，他在里边刚刚出来，想开点小买卖，也挺不容易的。在我的战友说合下，我就卖给他了。这事儿我战友也可以作证啊！至于他是不是黑道老大，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高个儿警察说：“老马，你别紧张，我们知道你那摩托不会有什么说道，但是，现在韩冷他拿不出证据说他这辆摩托是从你那儿买来的，发票也没了。因此，我们想让你给他打个证明。”

我吁了一口长气，说：“打证明，这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打，这辆摩托指定是我卖给韩冷的。”说着，我就走到办公桌前，从一个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来，给他们写了一张证明。高个儿警察接过证明看了一眼，说，“你先别着忙老马，我们让监号把韩

冷带这儿来，你看看是不是他，别弄错了。我点点头说，“好吧，你让他们把韩老六带来吧。”就在我跟高个儿警察说话的时候，那个矮个儿警察已经出去了，不一会儿工夫，那矮个儿警察就带进来一个带着手铐脚镣的囚犯来，已经跟想象中的韩老六一点都不一样了。他脸色苍白，剃着光头，眼睛里已经没有了那种斜愣的光影儿，厚厚的嘴唇上挂着一层干燥的皮。他似乎比原先个头更显得矮了，也就更萎琐了。他一进屋，先看了两个警察一眼，然后把眼光转向我，那一瞬间，我看见从他的眼光里倏地闪出一缕说不出的光线，但随即就暗淡了。那高个儿警察瞅着他问道：“韩冷，你是不是从他手里买的摩托？”他点点头，用很小的声音说：“是。”

高个儿警察说：“好啦，你可以走了。”

他又应了一声：“是。”

可是，就在他转过身想往外走的时候，忽然又把身子转过来了，看着我说：“马老师，回去给方义问好，就说我给他问好，咱们来生再见吧，我死定了。马老师，虽然咱们不太熟，但从方义那边论，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我知道你是作家，我有点事想请你帮我处理一下不知道你肯帮我不？”

从他的眼睛里我看见了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光亮，我急忙站起来说：“韩冷，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回去就能看见方义，有啥事儿我一定帮助你办。”

韩冷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我，有些急促地说道，“我有一些东西放在我的一个女朋友那里，我女朋友叫赵雪娇，估计方义能认识，反正你就想办法找到赵雪娇，把那些东西取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用上，这也算我留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点可用的东西吧。拜托了。”说完，他就把头低下去了，看着脚上的脚镣子，然后慢慢地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门外。

过了不长时间，我就听说韩老六被执行枪决了。而我也费尽

了周折，终于在黑龙江找到了赵雪娇。我以为那是一些什么宝贵东西呢，拿回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本字迹潦草的日记。为了破译韩老六的这些日记，我点灯熬油，终于把他这些日记整理出来了，经过公安局的认可，现把它发表出来，也算是一篇警世之作吧。我在整理这些文字时尽量保持原貌，只在一些文字不通的地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内容上，没有一点删改。下边就是一个已经被我专政机关给枪决了的黑道老大韩老六留给人世间的最后遗言。

1995年12月24日。阴。雪。

今天下午，当我从监狱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听见我身后那两扇大铁门“咣啷”一声被关上以后，我才知道，我真正的获得自由了。我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十多年啊，我真不知道这十多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监狱里的饭菜，监狱里那严格的管束，那种强制的劳动，我都是怎么挺过来的呢？现在我自由了，虽然现在外边飞飘着雪花，刮着冰冷的北风，但是在一个冰冷的自由世界里也比在一个没有自由的温暖世界里好啊！现在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那个外国作家要写那样一首诗和那首诗的真正含义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真的，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什么比自由更贵贵的了。即便是他们所说的爱情，在自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年前，我因为一个“义”字，为了所谓的“义气”，用汽车把铸造厂的副厂长给撞死了。其实，我是故意撞死他的，我是为了给我的朋友牛子良和郎义仁出气。当时他们厂涨工资，老牛和老郎因为跟这个副厂长闹矛盾，就没有涨上，老郎来找我，让我去给他们出气，当时也是由于酒劲支着，几杯“牛逼散”下了肚，就把车开到了他们厂子，老郎在外边叫阵，当那个副厂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我忽然把车发动着，朝他撞去。那个“虎

逼”厂长还以为我吓唬他呢，竟然没有躲，如果他当时往旁边跑开躲一躲，不但他的小命可以保住，我也就不至于坐十多年大牢了。唉，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后来在法庭上，我一口咬定我不是故意撞死他的，再加上郎义仁、牛子良他们给我作证，说我喝了酒，酒后开车，没踩住刹车造成的事故。这样，我才保住了这条命。如果是故意杀人，十年前我就已经暴尸荒野了。现在回头想想，当年我扯那王八犊子有啥用啊？把老婆孩子扔在外边自己在里边受罪，我图个啥呢？越想我越后悔啊。当年年轻气盛，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可不能再扯那套什么哥们儿“义气”之类的事儿了。没用！我在里边坐了十多年大牢，郎义仁他们倒是去看过我几回，可当啥用啊？他们谁也不能替代我去坐牢啊！受罪的不还是我吗？

天上的小雪花下得有滋有味的，轻飘飘的满天飞舞好像在欢迎我走出监狱走向自由走向美好的明天似的。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没有大病大灾的话，我可以活到七十岁，还有二十七年的好日子等着我去享受呢，我可不能再辜负生命对我的厚爱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沿着监狱大门外的那条马路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我知道我得回家，但我不知道家里边是不是知道我今天出狱。估计不会知道，如果知道，他们早就来接我来了。即便我媳妇不来，郎义仁、牛子良他们那帮哥们儿也应该来接我啊，但是，我已经走上大街了，仍然没有看见有人来接我。什么他妈哥们儿义气，都是瞎扯。

我在马路边上叫了一辆“倒骑驴”坐了上去。十年前我进去时大街上就有这玩意儿，十多年过去了，这玩意儿竟然没有灭绝。那个骑“倒骑驴”的小伙儿问我上哪儿，我就把我家住的地点告诉了他，他向我要一元钱的车费，我说行，没问题，到了家我会给你的。因为我当时胯兜里没钱，但到了家，我就可以有钱了。那小伙飞快地蹬着“倒骑驴”，没用上十多分钟就到了我的

家。到那儿一看，我一下就傻眼了。我家原来住的是平房，但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平房了，都是高楼大厦，原来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这可让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家呢？面对着那一幢幢高大的楼群，我不由暗自感叹起来，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我得上哪里去找我的家呢？那个骑“倒骑驴”的小伙儿还站在一旁等我付给他车钱呢，可是我身上铺子儿皆无，我拿什么付给他车钱啊！我只好抱歉地说：“小兄弟，实在对不起了，我，我已经找不到我家了。”

那个小伙儿不相信地瞅着我说：“你自己家你怎么找不着呢？大哥，我也不容易，单位没活干，我跟我媳妇都下了岗，就指着这两钱养家糊口呢，你可不能赖账啊。”

我苦笑了一下说：“小兄弟，我能只为一元钱跟你赖账吗？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不知道我家这地方已经搬迁被盖成了大楼，现在我家在哪儿我都找不着了。你告诉我陪叫什么名字你的住址，我明天指定给你送去。”那小伙看看我，说：“拉倒吧，既然这样，那就算我倒楣啦。”说完，就骑上他的“倒骑驴”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气压很低，雪片还在半空中飞舞着，有几只黑老鸱在楼群的上空聒噪着。一些下班的人们瑟缩着脑袋急急忙忙地往家赶着，就像那些匆匆赶回巢的鸟儿一样。我站在我家原来的地方，看着这些陌生的楼群，耳听着老鸱的聒叫，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有些酸溜溜的，作为一个人，谁没有家啊？可是，现在的自己却连家都找不着了。

哪里是我的归宿呢？

1995年12月25日。阴。雪。

昨天晚上我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茫然无措地走了半宿。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着。我先是上我媳妇

单位，但是，单位已经下班了，听那打更的老门卫说，我媳妇早已经不在这个单位了，具体上哪个单位去了，他也说不清楚。后来我又试图找我弟弟，但是，也没有找着。我也没怎么太用心找，因为我讨厌我兄弟媳妇那副脸子。原先在我没进去之前我就不怎么跟我弟弟他们来往，现在我落拓成这个样子，他媳妇更不会拿好眼睛看我了。我不知道我该上哪儿，我沿着厚厚积雪的马路就那么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那些一家挨一家的大酒店大饭店生意都那么兴隆，也不知这世界怎么了，我就在里边蹲了十了多年外边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咋这么多有钱人来上饭店里来奢侈呢？记得我没进去那时，哥几个只能在开了工资之后，轮番相互请一请，而且也只能在那种鸡毛小店吃点尖椒干豆腐外加红烧肉之类的东西拉拉馋。现在可到好，我从那一家挨一家的饭店玻璃窗往里望去，看见那些来吃饭的人都是涮火锅或者吃一些山珍海味，尖椒干豆腐之类的菜已经在饭桌上消失了。看见他们坐在宽敞明亮温暖如春的饭店里胡吃海喝，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在我这结了痂的心灵伤口上隐隐作痛。我并不觉得饿，我没有吃饭的欲望，此刻我只想找一个贴心的人说说话，唠唠嗑。或者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但是，我找不到那样一个地方，如果实在找不到家的话，我只能再回看守所了。但是，我实在不愿再上那种地方去了。

就在我茫无目的地踩着街道上那厚厚的积雪胡乱走着的时候，忽然从一家大酒店里走出一个矮敦敦的男人的身影，这身影我看着好像有点眼熟，那个人找了一个背静的旮旯，然后解开裤带，对准墙角撒起尿来。这撒尿的姿势我是那么熟悉，一只脚用脚尖着地，膝盖稍稍弯曲，半哈着腰，一只手扶着撒尿的玩意儿，另一只手叉腰。这种撒尿的姿势是狼崽子的专利啊，难道真的会是他？于是我就在一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他把尿撒完，待他撒完尿系裤腰带的时候我又仔细地看了他一眼。这时候我才

敢确定果然是他。于是我故意轻轻咳嗽一声，然后轻声叫道，“你是郎义仁吗？”

他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向我走来，大大咧咧地说道：“你谁呀？”

这时我是彻底看清他指定是狼崽子了。于是，我毫不客气地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说我是谁？你他妈在外边呆得挺滋润呗！”

郎义仁一听我口气挺大，就把脑瓜子伸过来，借着从饭店门口反射到雪地上的光亮仔细地瞅着我说：“谁呀谁呀？你谁呀……”后边的这个“呀”还没等说完，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他猛然大叫一声：“六哥？你是六哥！”说着一下子就抱住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我也觉得鼻子有些酸酸的，我擤了一把鼻涕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义仁，六哥没想到还能碰上你啊？六哥连家都找不着了。你六嫂已经好多年不上监狱去看我了，你们他妈的谁也不去看我，就知道自己在外边享受，六哥替你们去蹲牢坐狱，你们可倒好，在外边花天酒地，大吃二喝，你们想没想过，六哥是因为啥蹲的大牢？”

郎义仁一看我说的这么激愤，就抱着我说：“六哥，我们对不起你还不行嘛，别说了，啥也别说了，你总算从里边出来了，今儿晚上是平安夜，弟兄们都在里边喝酒呢，咱哥们儿真是缘分啊，如果我不出来撒尿，能碰上你吗？走，进屋。”

就在郎义仁拉着我让我进屋时，我有些踌躇地往后闪了一下，我说：“里边都谁呀？我一个蹲监牢坐大狱的犯人跟你们坐在一起好吗？我可别给你们丢人哪！”

郎义仁一听我这么说，就急赤白脸地叫道：“六哥，你啥意思啊？你为谁坐的牢我们哥们能不知道吗？六哥，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了，我跟老牛都已经下海了，这饭店就是咱一个哥们儿开

的，里边的人你几乎都认识，你没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拿不成个儿，也形不成势力，这回你出来就好了，我们哥们又有主心骨了。走，这外边冷喝喝的咱在这儿喝的哪门子西北风啊！走，走啊！”

郎义仁死拉硬拽到底把我拽进饭店里去了。我进监狱时，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一个圣诞节平安夜之类的节日，这一出来才知道现在的中国不但要过我们老祖宗给留下的春节端午节八月节还要过洋人新传进来的圣诞节什么的。今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估摸着这平安夜也就相当于咱们春节的三十除夕的意思吧？郎义仁拽着我走进了饭店的一个装修华丽的大包房，我一进屋看见有七八个人正围着一个大圆桌面在喝酒，桌上边已经是杯盘狼藉，郎义仁拉着我一走进包房就大声喊道：“哎，老牛，你看谁来了？”

牛子良此时正端着一个酒杯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拼酒，这时听见郎义仁一喊，就把脸转向了我，他的眼睛发红，眼边上挂着眼屎，脸还是那么黑，只是不伦不类地穿了一件西装，扎了一条领带，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他用眼睛刚瞄了我一眼，一下子就把酒杯扔掉，忽地一下从酒桌上扑过来，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的脚下，“梆梆梆”就磕了三个响头，边磕头边声泪俱下地哭道：“六哥，六哥，你啥时候出来的？六哥，兄弟对不起你呀！你为兄弟蹲了十多年大牢，兄弟连六嫂都……”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看见郎义仁用脚踢了他一下，小声说道：“六哥刚出来，你他妈喝点辣逼水子胡说啥呀！”牛子良听郎义仁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下边的话咽回去了，他抱住我的大腿，又“呜呜”地哭泣起来。我拉了他一把，把他拉起来。搂在怀里，我说：“子良，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啥？六哥刚从监狱里出来，连家都找不着了，要不是碰巧遇上义仁出去撒尿今今晚六哥就得冻死在雪地里啊！”

牛子良听我这么一说，眼泪又流下来了，郎义仁说，“都别伤心了，六哥出来是大好事，正好今晚上还是平安夜，咱正好重整杯盏给六哥接风洗尘压惊却寒。”说着话，郎义仁扶着我坐在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旁边，那人朝我笑了一下，我也朝他笑了一下。郎义仁就说：“六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白宏伟，是这家宏伟夜总会的老板，今晚就是他做东请咱们哥们喝的酒。”听完郎义仁的介绍我就扭过身跟他握了一下手，我说：“我叫韩冷，排行老六，所以弟兄们都管我叫六哥。”

那白宏伟就阴着脸子跟我握了一下手，嘴里说：“早有耳闻早有耳闻。”然后用他那三角眼像锥子似的剐了我一眼。与此同时，牛子良张罗着重新上酒上菜，郎义仁则给我介绍坐在旁边的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有一个叫刘会武的，脸上有一块暗黑色的疤痕，样子挺吓人的；还有一个叫何奎利的，此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声音很冲，还有几个什么人我都记不太清了。我们说了一会儿闲话，酒菜就上来了。在白宏伟刘会武他们的死缠硬灌下我昨天晚上终于喝多了，怎么回的家，回到哪儿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过来之后，我才知道，牛子良他们根本就没把我送回家，而是在一家宾馆开了一间房，我就是睡在宾馆里的。我醒过来的时候，牛子良他们已经都不在了，窗帘也没有拉上，我起来坐在床上，朝外边看了一眼，外边的雪已经停下了。但天仍然是阴呼啦的。宾馆外边的阳台上，有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蹦跳着寻觅着食物。外边一片银白，就像漫天遍地在给谁戴孝似的。我从床头柜上的一盒烟里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着，心里边就暗暗地说，这帮小子心倒是挺细的，不但给我预备了烟，连打火机都给我预备好了。我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吞云吐雾般享受了一会儿，然后从床上下来，我看见桌子上有牛子良写给我的纸条：“六哥，我们出去办点事儿，中午之前就能回来，今天是圣诞节，卫生间